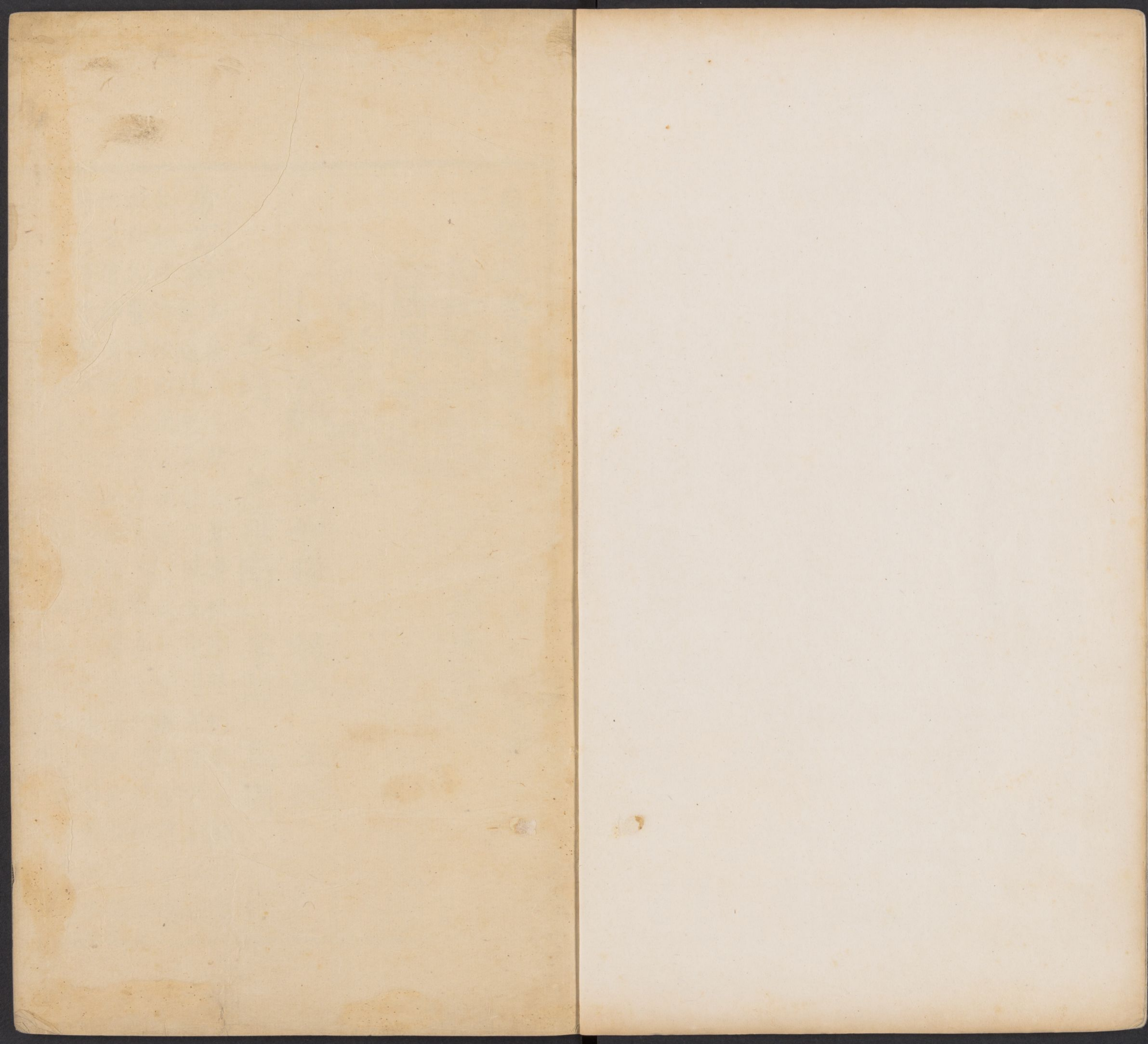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4

T4683/2301(2)



貞觀政要卷第二

戈直集論

論求諫四

論任賢二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

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

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騎尉。校讎

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不見其聳壑

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

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



東臨淄縣名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今屬益都路

掌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

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

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

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眾人競

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

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

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

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刺王以玄齡及杜

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

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

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衣去聲潛引入閣謀議

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

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奏之職貞觀元年遷

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三年拜尚書左

僕射監脩國史唐制史館有監脩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一

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戶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此言千三百戶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

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踈賤

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

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

揆端使禹宅百揆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

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

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

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一朝忽無良相音朝

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

更奏聞玄齡遂止謂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

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齋蹤

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

失兩手玄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弼

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

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

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

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

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焉其

辭曰有一威鳳憇翻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

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

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群鳥於南荒珍亂世而

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

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榦之傳並忤

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

危而履懼鷓鴣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已陋之

至鄙害它賢之獨竒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

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

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矰繳之

難遠。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
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
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職八極以遐翥。
臨九天而高恃。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
徘徊之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
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今
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
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
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
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善。若己有之。不
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矣。是以
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度府皆稱其職也。竊嘗論之。
宰相非量材受任。為難。而為國用人之不易。貞觀
之盛。群材蟻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
齡特以度支關天下利害。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
寧任於己而不庀凡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衷
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歛之臣。故寧抱乏材
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真。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

所冒昧。以與下此其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

直。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於上而為一

時之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

事矣。觀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

得也。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不自

用也。由是言之。無它技。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

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

九三十三。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

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
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
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
君子。其用梁公之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
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
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為
興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

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與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之使。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棟梁。用願保令。京兆萬年人也。萬年。郡名。今奉元路。德餘見下文。

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

使等。俄遷陝州。今仍舊。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唐制。邊

以統軍。長史。其貳職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

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

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

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

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

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祖武德四年。高

高古官。彌不足以稱。乃加彌天策上將。位在

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兼文學

館學士。太宗為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宮。城西作

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

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俄遷兵部尚書。唐

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旨。之。政。制。

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

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其官者。三

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知。

猶主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

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按史傳

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

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真馬。後夢如

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策。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

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

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劉氏照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

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

用。房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

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

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禪謀草創。東里潤

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

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

產。杜則鮑叔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房杜

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僂使蹠令

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宰相。然求所以致之

而歲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己

也。

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縶。以基帝業。閩外之臣

皆以功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

任公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

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臨

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

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

漢之文景。紀無可載之功。而為西都之仁君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

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

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

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秘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賢者同列。耻己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真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為。文召之。徵進十策。密竒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鉅鹿人**也。鉅鹿郡名。今直隸馬。甚禮之。餘見下文。引**鉅鹿人**也。順德路鉅鹿縣。今屬滑州。

河東。近徙家相州之內黃。腹裏內黃縣。今彰德路鉅鹿縣。今屬滑州。

武德末為太子洗馬

洗音洗。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

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見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

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

眾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後即容切。皇太子

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為之斂容。厚加禮異。

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内。數音朔。訪以政術。徵雅有

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

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

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

也。喻。

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

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

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弒。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

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

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

公用之。公以為大夫。後為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

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

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複姓。無忌其名也。字

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

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為

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

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

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

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

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

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

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

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

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璞也。

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治。陶鑄。匠也。便為人所寶。朕方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謹。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子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後以罪廢為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鳥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蹇。無如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

授太子太師。

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

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徵乃就

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

其材為造。

為去聲。

五日而就。遣中使

去聲。

賜以布被素褥。

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

臨去聲。

贈司空。謚

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

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

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

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

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

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

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求。披迷內

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

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

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懣。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

從。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

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

不阿權倖。內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

節。不以圖位賣忠。前

代爭臣一人而已。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

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父猶不免。

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會氏鞏曰。太宗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公之徒

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以然也。亦

得君以然也。亦呂氏祖謙曰。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

而不以事形迹為美。以後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謹之論。而

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

其以此歟。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

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已任。唐史以為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

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勳者，黽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介以魏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為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不稱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稱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是一弊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適用人之非。非間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太原祁縣人也。隸河東祁縣，今冀寧路。

太原祁縣人也

武德

中為隱太子中允

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甚為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雋州。雋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

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建成誅後。貶雋州。屬羅羅斯地。今為建昌路。隸雲南。

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

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

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

祇為不聞已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

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

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

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

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温彦博。

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彦博預謀。召入為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

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謚曰恭。戴胄。字玄胤。相州人。性明

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彌稱

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與珪同知國政。

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

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

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

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

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温彦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卒。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劉氏煦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陳氏惇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珪亦盡因是而進。戒一己。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為難。陛下不敢以知人為能。子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臯陶陳謨。分為九德。亦欲多方而參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人如此。且復一二而為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且復一二而為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也。然則太宗之為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蓋亦有愧於臯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為詹事主簿。珪為諫議大夫。是珪為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與徵上下其論。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為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虎。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為長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大業末為

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會高祖為太原

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

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隸淮東至長安即關中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

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聲公起義兵除暴亂

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

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柘功銑音跌柘音石蕭姓銑名

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姓公柘名為

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歷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州者為大都督長史其上佐也太宗嗣位

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尚書其長也貞觀二年

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軍

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進擊突厥定襄城

破之定襄郡名今忻州隸腹裏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土曰磧地

在塞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

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江切後同可汗蕃王之稱

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

厚拜右衛將軍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弟名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

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

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尚得名書竹

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

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

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之地遣使入朝

多一字

謝罪使去聲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

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

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道唐

儉字茂系并州人聞隋政日亂攝戶部尚書唐制戶

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將軍安修仁安

脩仁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

史挈城歸高祖授檢校鄒州別駕李勣等啓秦王引

入府貞觀初為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封鄒國公

改封州都督以日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

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

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

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

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

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

輕走虜眾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

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漠之地遂

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眾悉降太宗大

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

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

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

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可汗也

耻其雪乎群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

者三後世臣下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

封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

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大破其國改

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

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討匈奴有大築

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吐谷渾內積石二山以旌

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

東靖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

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

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

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贈司徒

謚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

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

忠智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

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

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

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群臣皆不

足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不

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獨

手要必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威勝幾敗

為奇兵太宗旁擊為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特

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

也異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

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問顧曰茲事道

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事也

嗚呼即其所至而論靖可謂知兵之聖者歟世

以英衛並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

虞世南

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

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黃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會稽餘姚人也。

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貞

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

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

命寫列女傳。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

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

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弱乃

一音儒。勝字平聲。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

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

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

喪過禮。喪。平聲。後同。哀容毀頓。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

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

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

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

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

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

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

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葬具也贈禮部

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

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

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書之所。痛惜豈

可言耶。未幾。平聲。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

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

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

平聲。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

後同。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

之史書。以授。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

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詣其靈帳讀訖。

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

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

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公。成公。杜如晦。鄭國公。文貞公。

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

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

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

順德。鄭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郊襄公。張公。謹。盧

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

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

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忠稱。補過。弼違。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

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曹州。離狐人也。

大將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程

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為主。號魏公。

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

卿。復以密後為王世充所破。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

因冒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為太尉。矯

隋主。伺策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

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擁眾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

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于汝。武德二年。謂長

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

遷大總管。破龜茲國。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為流矢所中。而卒。

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已

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

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

遣使啓密。後同聲。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

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

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瀋。隸腹裏。賜姓李氏。

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封其父蓋為濟

陰王。濟。上聲。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

掌規諷。過失侍。尋加勣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

密反叛伏誅勳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

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

也葬於黎陽山在今濟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

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為

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

政勳力屈降之收勳父為質令勳復守黎陽三年勳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

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

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

選賢良解音懈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

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畢工而情

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

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

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

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

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

為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

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

東宮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

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囑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

醉御服覆之。覆音副。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籌

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

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為州縣。

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

白。漢將韓信。秦將白起也。衛霍見前註。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

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

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

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奉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

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以而使也。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

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故託

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知人帝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

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貳，至于刑牲歃血，

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

而善胥命，取首息欲人之博信而不食言也。若李

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

後為隳大節也。夫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任以託孤之寄。太宗以勤守邊。可謂善用矣。至其
功起。文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
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蓋勤之賢
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
任。宜其敗也。

愚按太宗英武。將畧優於漢高。至於知人事。是
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者。李勣之事。是

馬周

也。自今觀之。勣之為人。外若純慤。內任術數。非
持。太宗不能知。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勣始事翟
讓。讓為李密所誅。勣不能死。勣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
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勣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
雄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
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小節。遂
謂可以託孤。過矣。太宗之將終也。黜勣為壘州
都督。謂太子曰。勣若即行。汝用為相。若不即行。
汝必殺之。勣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
可謂精矣。孰知勣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厥
後武氏之立。竟以勣一言而定。而唐之孫亦以
盡於武氏之手。蓋太宗以術數待勣。故勣亦以
術數報之。固不暇為唐社稷計也。勣之不肖子所
其弟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告
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
舉兵覆宗。至毀冢而暴骨。嗚呼。勣所任之術數。
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
君子惡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
不治事而去。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贈使入關。

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餘

見下博州在平人也。在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貞觀

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

屬之。常何之家。常。姓。何。名。史無傳。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

失。後。令。平聲。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

皆合旨。太宗恠其能。問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

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

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

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皆隸焉。累除中書舍人。

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

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

年。歷遷中書令。如。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官。處

事平允。處。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

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

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鼻。多稱朕

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周

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

不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為何陳

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

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

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名。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已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為。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

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可謂有古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現皆失其舉措。太宗

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異聞諫諍。知政教

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

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

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

暴虐。臣下鉗口。鉗巨切。淹切。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平聲。遂至

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

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之諫。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而能諫。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鑒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

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

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

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

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傳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

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

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

臣處不諱之朝。聲。上。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

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相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

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

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隨入預聞政事。有

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

孔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馭國謀必衆知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要人為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閣或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閣儀最為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閣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閣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

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

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

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

受字疑誤

貞觀正要卷二

十一

子因佯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

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

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

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

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為趙王

倫所廢。矯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適。惠帝太子。為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

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為丞相。竟不能苦爭。

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彞。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

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

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

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

度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之辭。張華既

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

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

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

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

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貞觀正學卷二
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况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邇安內肅。上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

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官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羗反。或言寂為主。既而寂率家僮破羗。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
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不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况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群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

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誦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愚按太宗之納諫。真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已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已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資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

行冲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已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

也。長也。長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宮臣。武

臣。遂流雋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

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

塞。不通。挺以待凍。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

洋。帝怒。廢為民。則夷來朝。則受其表杜正倫相州人。

則為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杜正倫相州人。

秀才。貞觀初。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

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

驪州。顯慶初。遷中書秘書少監。去聲。唐制。秘書

南著作郎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姚思廉名

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

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

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迂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稱去。召而謂曰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不免孥戮。

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為君不易。切。為臣極難。朕

又聞龍可擾而馴。循音。然喙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

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

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洛音。仍賜綰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悅。况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

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為喻。使

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進諫也。且

聰明英睿。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戮諫臣。以為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

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

境之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為斬袂

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射鉤。平聲。夷吾

賢篇注。勃鞞。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

勃鞞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鞞逐斬其衣袂。重耳奔狄。

後重耳歸晉即位。為晉君。懷公之黨欲弑之。勃鞞欲

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鞞曰。臣不敢以

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

不仁。特吠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

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

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

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鞞為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

斬袂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

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

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鞞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

悉井恒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

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

來奏事者，多有怖懼。音輒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

恐懼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

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

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

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

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

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

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

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

輒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霍冒白刃亦何異哉

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

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

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

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

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

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虛吾之好佞而惡直

樂諛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

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筭溢几盈一日萬機在今

猶昔而論事之誠頓爾銷滅帝而內省當必有以

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徵屢論矣今猶此

問徵以愛身畏罪為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赴

鼎冒刃為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責復為敷求也

愚按貞觀十一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
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
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
亦少貶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
開導聽納至謂群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
徵儆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
始人君所宜慎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

矣如屬文之士屬音伎巧之徒皆自謂已長他人不

及若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

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憊過憊與一日萬機

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

多中朕失中去聲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

齡等數人勗之勗吁玉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

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群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

六年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

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禹雕其俎俎薦肉之器當時

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

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

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

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太宗曰卿言是矣

朕所為事若有不當去聲或在於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

諫比見前史比音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

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為去聲此則危亡之禍可

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

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傲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葵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王之杯。王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

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

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問居與珪語。

時有美人侍側。

美人。女官九員。充世婦之數。

本廬江王瑗之姬也。

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瑗。武德末。為幽州都督。右

領軍。王君廓誘瑗反。瑗敗。籍没入宮。

太宗指示珪曰。

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

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宗曰。

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

於管子曰。

管子著書十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白。郭。小國。齊

行俱多一字

多一字

滅之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

猶往也。惡惡也。惡上烏。去聲。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亡也。管子之言以為喻也。今此婦人

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

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

還其親族。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

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況待左右

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為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慙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

不吝。改人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

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巡狩者。巡所守也。給事中。唐

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人。仕

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

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上書諫曰。陛下

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

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

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

多一字

火一字

貞觀文要卷三

廿五

世立而趙高弒之。子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

嬰立而遂降于漢。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

約薄賦歛去聲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

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

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

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

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

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

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

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

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

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

三五年間未能復舊柰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

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

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

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

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

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

今龍興路。二千入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

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

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註。章

華就。楚眾離。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

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

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

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

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恠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

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

不思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

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

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于尊。古來不易。以豉切。非其

忠直。安能如此。且眾人之唯唯。並音葦。不如一士之諤

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

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

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

為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後又興。不五六年間。一

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相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已。以不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

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已。以疏賤投至貴。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小吏在擾攘

間。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力。惜乎匪人淫慢。厭疾。後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禍。至忠誨功無成。而遷播之禍。至

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呂氏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耻言之。世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耻言之。世

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耻言之。世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耻言之。世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耻言之。世

夫二君。三代而下。之英主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之歸也。故

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朝諸侯。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

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它日飛山翠微。玉

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

太宗怒。養馬官人將殺之。皇后長孫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齊大。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

夫。

齊大。

夫。

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任牧人而牧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為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為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槓槓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

隋仁壽宮也。

散騎常侍姚思

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

應平聲。

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

事

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

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

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

好遊幸

好去聲。

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况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喻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

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

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隸甘肅。嘗有臺

使至州境。使去聲。後同。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

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比音鼻。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

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

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

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

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餅。金椀各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十四兩為鎰。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

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以字。

申重寄。公事之間。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

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舊本。

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已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

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疊疊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拂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

陝縣今仍舊屬

皇甫德參

皇甫。複姓。德參。

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諫切所侍中魏徵進言曰。

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

歎息者六。

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

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

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

德參帛二十段。

言。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好

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

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

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

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

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

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己。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太宗克己。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薰葭萑葦。寧有既耶。愚按。為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參遂擢高官。膺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

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磯激而然耶向非微
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
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
尤可為微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立葉護可

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日葉護統

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又令人多

賚金帛後令平聲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

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

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不為之為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

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

國安寧使如字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

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鸞輿在前與漢書屬車在後屬音

因秦制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

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

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

所施為施平聲皆邈過三王之上邈音莫柰何至此欲為

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求市

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

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

慕漢文之高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

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因其織皮之貢而即叙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觀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人

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疏陳五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

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謂曰御進藥使人通氣生胃

石之言謂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

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况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姪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

王夫音扶多順從而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

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

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

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述曰。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恠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

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

理不稱者。稱去聲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

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

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

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

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

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

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

無若丹朱。傲。皐陶曰。元首叢生。哉。夫舜豈有是哉。

而禹益皐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

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

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

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

徒。無禹益皐陶箴規之戒。可勝嘆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群臣。類多諛說

之風。其間諛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

欲群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

過。無忌則曰。陛下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

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

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

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官苑穆裕穆姓裕名命於朝堂斬之

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遽犯顏進諫

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

間從容而言。乘。平聲。間。去聲。從。即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

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夫音

扶。虞。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

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奏籍田

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馬

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

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

同。分為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已能納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艷后擅權。諫

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

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無事可諫。

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鄭仁基女年十六

七。容色絕殊。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

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押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

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

華。唐制。女官號詔書已出。策使未發。後同魏徵聞

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

作民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其所樂。樂。並音洛自古有

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後同則欲

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
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
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
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
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平今
聲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
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往
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
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

曰。群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踈。徵曰。以臣度之。

度待洛切

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

時為太子舍人。

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

太上皇聞之不

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見任賢每懷戰懼。常恐不

全。首領陸爽。

陸氏名

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

謫。音摘責也

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笑

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

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

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耻過作非為戒
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
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
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
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斬吝也聘陸氏已聘
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罪已停冊
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
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
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
况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
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
媵媵正后既終則其媵攝一行后職故曰天子
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
不可增益也後世妃嬪之家道不明正后之立亦
多以色而舉况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

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為君
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
已厥後士彘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
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
曰不邇聲色後之人
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

潼關

以東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去
聲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

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

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

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

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

初膺大寶。

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

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

之急。猶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

為此計者。

為此之字。為如字。

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

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

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

去聲。後同。

右僕射封德彝等。並

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為

不可。德彝重奏。

重平聲。

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

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

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

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

解音懈。

徵正色曰。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

何取給。且比年

比音鼻。

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

但為禮遇失所。遂使

如字。後同。

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

充雜使。其數雖眾。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

人百其勇。

謂一人可當百夫也。

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

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

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

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權萬

紀

權姓萬紀名京北人性悻直為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

侍御史

唐制掌糾

舉百寮及入閣承詔推彈雜事

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

訐居

數蒙引

見

數音朔音現任心彈射

彈平聲後同

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

令平聲

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

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

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

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

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

不斥退張亮

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

無所肅厲徒損

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

度待必不以

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

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群臣素

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

其枉直其餘踈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

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

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

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

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

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况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已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彦博

謂徵曰

令平聲後同

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

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

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彦博宣勅語

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

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

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

矍

縛切驚

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

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

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

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

按通鑑徵

又曰。稷契臯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別。不若曰。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然無間。而后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以自為疑。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什碑之兆。已見於此。

呂氏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臣之為忠。與不從。則亦不失其為龍逢比干之忠。則為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身獲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之良。臣可也。而固命則曰。威懷忠良。商紂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去聲。封禪者。封土群臣等。又稱述。

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爵音蔚。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

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陛下東封。

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

萬國咸萃。要荒之外。

要平聲。要夷之地也。

服荒服蠻夷之地也。

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

岱秦山也。

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

遠人之望。

厭音淹。足也。

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

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

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

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

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

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千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止。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恠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感。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恠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其胥訓告。胥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諫。侈蕩上心。請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敬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

過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觀群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為魏徵計者惟當援古據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奏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爵羅猶密倉廩尚虛執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據為君者昧於上為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反諸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名愔太宗也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

郎中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

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與其

子為千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

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若新發研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

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

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

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

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

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

也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況世家

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
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
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
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為如豈可以水未橫流
橫去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未見其可太宗
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
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
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
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
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
猶紕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
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

名儉齊清
河王岳之

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為治中
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勸風俗有聲
入為吏部尚書拜
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
百五繕作之政實

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

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

解音懈
後同

亦不解

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

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

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

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

論語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後周召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烏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紊太宗方鼎新三省復備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啓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

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諳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

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躡頓我之兒子自不許

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鼓切

我若縱之豈不能躡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

正色而諫曰。當今群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
子一例。傳稱傳去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
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
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
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
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
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
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
謂群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
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

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
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
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
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
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
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
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
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大臣者。苟不能權其
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其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凌平聲。凌姓。敬
名。初仕竇建德。

為祭酒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

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
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今凌敬為人作碑文。為去聲教

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四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愛生活。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比音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

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聲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貝州人。元姓。律師名。孫伏伽武德中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誼臣。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

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

雄。柳名。於隋資安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

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

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少去聲。唐制：徒

刑五年。一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與死。

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

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

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為去聲。豈畏濫有誅

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

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

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

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

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

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

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

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

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

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具晡，未嘗

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

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昔者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拂。終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孳孳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貞觀政要卷第二

是隋文帝失天下之道不
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
宗之納諫其天性之本然
安則能通人使諫中行也
諫末年天下漸安尚能
之身已從人焉之聞善則
其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
氣之自然故少而老衰也
納諫之道者可不學哉
而務聖人之學哉

